

去剧场看谁的《樱桃园》

于佩尔？契诃夫？还是罗德里格斯？

◆ 朱光

新民
文艺
评论

过去的几周，法国著名女演员于佩尔主演的契诃夫名剧《樱桃园》在文化广场上演，成为了城中文化热事。

当剧场一楼前半场的观众手里出现了望远镜——那这位观众多半不是来看戏剧本身而是来观看演员的。连日来，《樱桃园》确实吸引了一批这样的观众，乃至剧场三楼单价280元的票也卖得飞起来。

我们去剧场，是去看于佩尔？契诃夫？还是蒂亚戈·罗德里格斯？第三个名字，是这一版《樱桃园》的导演，也是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自1947年创办以来，首位外国总监。这位葡萄牙导演的戏剧主张是“生活戏剧”——“剧场，就是人类聚会之所，正如咖啡馆，大家在其中交换思想、分享时光。”

因而，2021年7月5日，罗德里格斯导演、于佩尔主演的《樱桃园》作为当年戏剧节开幕大戏——就是在法国教皇宫的广场上首演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的演出场地遍布小镇20多处，多为历史建筑和户外，其理念就是如今我们倡导的“建筑可阅读”——凸显建筑与戏剧两大艺术的彼此交融。

所以，我们在文化广场舞台上看到的舞美装置和戏剧手段，最初，是为户外广场演出创意的。想象一下，在古建筑广场上铺设滑轨模拟火车站场景，且规范了各色椅子的行动线；在广场上的音量自然需要一个小乐队去扩大、去营造氛围感，那自然也会因此融入叙事；在夜幕下的户外演出首先要求长时间稳定照明而不可能进行复杂光源的晕染或起到角色心理外化的作用；户外演出时演员的肢体动作也要动胜于静，故而现代服饰肯定更便于跃动——反正在欧洲观众的认知里，《樱桃园》的普及程度相当于鲁迅小说之于中国观众，广场里的观众不看字幕也知道滑轨旁那穿着粉色西服套装的非洲裔演员演的是原著中的斯拉夫人。

我们在传统剧场里端坐着看戏的期待，与在户外广场上散坐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大众，靓丽的演员确实是打开戏剧这本“专业书”的封面，正如当前社交媒体产品的打开要义是美图。但是，能让人在剧场里长时间端坐下去——正如在婚后依然葆有吸引力的绝不是皮囊；在剧场里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导演，在婚姻里真正对话的是灵魂。无论在剧场，还是如剧场镜像般的生活里，精神能量才是终极引领。

创造故事灵魂的是编剧，让灵魂在剧场里“活”起来的是导演。因

此，契诃夫、罗德里格斯，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剧场探究的。于佩尔本人其实也好奇，这部戏在室内演绎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她探究的其实是第四层——当戏剧发生的空间发生了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

影响不小呐！舞美在户外，不宜动；舞美在室内，宜更换。舞美是集中体现剧情主题的视觉符号。滑轨，既符合广场路面，也体现《樱桃园》开头柳鲍芙坐火车回俄罗斯的剧情，更象征时代列车对停滞不前的人的抛弃。户外演出没幕布，需要演员在观众面前手动换景，滑轨也是为了方便道具移位。滑轨上的华丽宫灯，也是百年前俄罗斯贵族元素的凸显，令简洁为主的图景终于贵气了一些。

服饰在户外，宜行动；服饰在室内，可随意。夜间户外演出服饰首先要色彩靓丽，而为了行动便捷还应款式简单。因而，坐在剧场二、三楼的观众对该剧的整体观感是：“一边看字幕，一边看一群彩色小人跑来跑去。”

音响部分，户外演出的小乐队以现场演奏和歌唱能力决定一切音效；室内演出可以各种配乐再现人物内心、塑造全剧基调、营造情感氛围。也因为有这么个小乐队，室内观剧时，台上台下的互动才具备条件甚至带来欢乐。上海观众听懂了自称在弹“曼陀林”其实是吉他的演员的中文：“一起唱……”可以想象在广场上的“一起唱”是多么合拍。

这部戏确实如于佩尔所说，排演成了契诃夫想要的喜剧——优雅与破败、品位与贫穷、宽容与绝杀等生活中处处隐藏着似乎波澜不惊的矛盾，时刻会被引爆，形成了新的戏剧张力。“战斗民族”仅仅是斯拉夫人的一个立面，俄罗斯小说里有更多“无用的人”——“百无一用的贵族”对时代火车的迎面撞击，既惶恐又麻木。

曾经学过俄语的于佩尔扮演一位自巴黎回乡的俄罗斯贵族也妥帖。只是，在广场上演“生活戏剧”，与在剧场内演经典戏剧的范式完全不同；在中国观众“看小人”时，她的声音塑造能力没有为其加分——全面的戏剧演员仅凭声音控制能力就可以“演戏”，所以才有“广播剧”。

当然，这首先要感谢上海文化广场有魄力把这台剧目引进，否则我们连窥探该剧面目的机会都没有。综上所述，大约只有对契诃夫式喜剧相当熟悉且对罗德里格斯的导演风格颇为好奇的专业观众，才会毫无问号地看完全场。因为熟悉剧场的观众知道，演员，只是如同舞美、音乐、服化一样平等的戏剧元素，是在戏剧编剧、导演“统领”下，呈现戏剧精神的载体——好似恋爱时期的人的皮囊。

我们当然会老去，但是当看到爱人眼里依然有着闪耀的光，才会让我们觉得为此生花费的“票钱”都是值得的。

法国国宝级女演员于佩尔
上海行程排满

影迷激动细数：“我一天见了四次”



于佩尔

“于佩尔的能量与活力，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昨晚，在MOVIE MOVIE影城，在2025年法国电影展映现场，一位一天里第四次见到她的影迷小吉激动地为晚报记者细数：“下午在舞台上一次，后来在文化广场门口又一次，她耐心地给我们每个人签了名，很好的助理还帮我们合了影，刚刚在影院的过道里瞥见她一眼，喊了她，她又跟我们摆手了，刚在台上再见到她，第四次了，真的能感受到她对艺术的无比热爱。”

于佩尔在上海的行程，满满写着她对舞台，对电影，对艺术，以及对上海这座城市第四次到访的亚洲城市的喜爱。

她在文化广场演了三场话剧《樱桃园》，150分钟的大戏，剧中人疯疯癫癫的状态几乎信手拈来。每一场谢幕后她几乎都走出剧院与喜爱她的观众握手，为他们签名，哪怕上海的夜风并不温柔，哪怕春天的飞絮有点扰人。但她每一次走出文化广场的时候，脸上几乎没有疲惫，没有倦容，带着挺拔的身姿和浅浅的笑意。她对舞台的享受，可见一斑。她也感受到上海观众的专注与热爱，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忱与昂扬，她说：“上海的能量和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去上海大学，走进校园，更走进学生中间，做了一场充分且真诚的艺术对话。她认真回应主持人马可·穆勒的提问，也真诚地解答学生的好奇。当被问及是什

么滋养了她的表演素养时，于佩尔表示文学与戏剧影视作品对她的个人生活有所充实，而与不同导演之间的探讨则对其每一次的表演注入了灵感与启示；当被问及如何把握演员自我与角色的边界时，于佩尔认为她在表演的时候并不会思考太多，“想法留给导演，答案由观众探索”。至于如何从复杂角色中抽离，于佩尔以钢琴家作比较说：“演奏结束，生活继续。演员是一份需要专业精神的工作，入戏与出戏的界限必须清晰。”作为两度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两度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荣誉金熊奖的法国国宝级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的谦逊与深刻，都扑面而来。

她作为2025法国电影展映的宣传大使，出席了主演自己的电影《日本的西多妮》和《波尔多囚犯》的映前见面会，向喜爱法国电影的影迷耐心介绍这两部电影的特别的拍摄环境和意外反转的结局，她还跟大家再次推荐自己的话剧，希望大家如果在上海没看上，可以未来两周去南京或北京看。

“这两部电影我都看过，一部讲法国人在异国他乡如何处理丧夫之痛，一部讲高压环境下不同阶级女性之间的情谊。我抢了票，就是想来看一眼于佩尔，她真的72岁了吗？举手投足，满是优雅与活力啊！”影迷小丁下午早早地来到MOVIE MOVIE影城，“这里都是跟我一样爱她，爱法国电影的人，进场前我们一道等在影院外，享受着日落后的上海‘蓝调时刻’，感觉风都是温柔的。”

其实于佩尔昨天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她后来又辗转转到浦东美术馆。这不是她的官方活动，这是她的私人时间，但她跟350多个影迷一起，在夜风中，在星空下，在黄浦江畔，共同见证《花样年华》25周年特别版在中国大陆上映的收官。晚风中她穿着一套灯芯绒外套，只是换了一条更厚实的围巾。晚风中她站在黄浦江的灯火里，跟这部海派经典电影一起，与这座城市深情告别。

本报记者 孙佳音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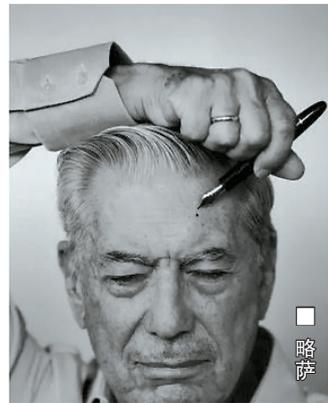
年85岁。

1936年3月28日，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生在秘鲁南部亚雷基巴省首府亚雷基巴市的一个中产家庭。不过，略萨的成长却是在玻利维亚。略萨读大学时参加秘鲁共产党组织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思想家的著作，还担任过指导员，并短期加入秘鲁共产党。上世纪60

年代，他也热烈支持古巴革命。

略萨上一次来到中国是2011年6月，有一站停留于上海，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作了公开演讲和作品朗诵。关于那次中国行，略萨写信致中国读者：“我从来没想到我写的故事能到达如此遥远的地方，亦即从我儿时起似乎就构成我梦境中一部分的国家，也是我心目中非现实景物

组成部分的国家，就如同我在历险故事中读到的那许多奇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一样。现在我知道了，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非常强大的国家。在她的众多人口中，有一些读者与我共同分享在我的小说中创作的那个神奇的世界，这对我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写的故事和长篇小说，是一种莫大的补偿。”



略萨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于当地时间4月13日在秘鲁利马逝世，享年89岁。这位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其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绿房子》《酒吧长谈》《公羊的节日》《世界末日之战》等作品影响了许多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最早把略萨作品翻译成中文的翻译家赵德明教授也于4月3日在北京延庆区医院去世，享